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季

耿艳菊
跨越时间之河的梦想

那时候,我们还在读大学,星期天无所事事,便陪着一位爱好书法的朋友去上书法课。竟然碰到了他,让我们都着实吃了一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是他结结实实站在眼前,我不会相信一个市井小商贩会在忙乱不堪的生活下来学习散发着文化气息的书法。不是势利,也不是偏见,总觉得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是要有几分闲情逸致的,要有一颗艺术之心。而在喧嚣市井,纷乱如麻的状况下,怎么可以闲下一颗心来,安静地练习书法呢?信息时代的快节奏生活,让写字都成了一种奢侈,更何况要握起古老的毛笔把字一笔一画写成艺术呢?

我跟朋友介绍了他,朋友也很吃惊,她吃惊的是一个把字写得那么好的人竟然是一个市井小商贩。他们在一起上课有半年了,却不相熟。他每次都是坐在前排,默默地练字,静静地听课。而他写的,老师总喜欢拿出来展览。

我和他倒是有几分熟悉。他就学校旁边的市场里摆着一个小摊,卖水果。他不爱说话,卖的水果却是整个市场里最好的,从不缺斤短两,也从不斤斤计较。不爱说话,不苟言笑,看上去冷冰冰的,心眼儿却很好。一次,我和室友挑好了一兜苹果,没想到忘记了带钱,他却摆摆手,让我们拿走,下次一块儿给。渐渐熟悉了,对他的了解也仅仅知道我们是同乡,他在此地卖水果两年。

朋友和我同在一个学校,却是不同的校区,所以不知道他是一个卖水果的商贩。和他称得上是同学,却不曾在书法课之外的地方见过他,故而惊讶。

面对我们的吃惊,他似乎很平静,点点头,算是与我们打了招呼。然后依旧坐在前排,很认真地听课练字。

回去的时候,和他是同路,一起等车,坐车。那一个小时的旅程,我们聊了很多。

他说,他喜欢书法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确实,一个小商贩来上书法

课,练习书法,也不是很突兀的事,那是他多年的梦想。这个书法梦,从十几岁就开始陪伴着他了。第一次心动是过年时贴的春联,村里一位老先生写的春联饱满有力,潇洒风致,特别美。那时起,他就跟着老先生练字。可是,家人亲戚并不支持,觉得写一手好字能有什么用呢?他学习愚钝,在学校成绩不好,再加上家境困顿,早早辍学,去南方进了厂子打工。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蹉过时间之河,这个梦想始终沉淀在他的心底,是在庸碌世俗的生活中唯一让心灵清静下来的东西。

后来,他跟着亲戚学做小生意,来往买东西的都是大学生,听他们可以说报书法班学习,他的生命像燃起了另一种希望。他果真去学习了,再苦再累,总要为心中的梦想拼一拼。

这以后,再去买水果的时候,总不免对他升起一种敬意。但他依旧沉默寡言,一边在喧闹的市场讨生活,一边为他的梦想努力着。

转眼我们就毕业了,我和朋友离开了那座城市,去了更远的北方。繁重的生活工作压力下,朋友早已把毛笔束之高阁,没有那份心去练字了。而那个卖水果的商贩,到底有没有坚持住他的梦想,也不得而知了。

一晃多年过去了,前段时间路过读大学时的那座城,去看表姐时竟然非常巧合地碰到了他。当时,表姐的孩子要去上书法课,而表姐的单位正好有事,我就带着孩子一起去上书法课。

没想到他就是孩子们的书法老师。此时,他在这个城市的书画界已小有名气,他不再卖水果了,而是开班授课。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

这个世界上谁没有梦想呢?时光如河,梦想在此岸,成功在彼岸。梦想若要拥抱成功,必得蹉过时间之河。河水浑浊,有石子,有陷阱,有暗礁,有各种各样不可预知的危险。很多人就这样把梦想丢在河里。只有极少的人,像那个卖水果的他,会把梦想当作救命的稻草,紧紧地握住,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到达了彼岸。

向左走,向右走,似乎成了人生的一道不得不面对的选择题。每每这时,我都想,如果两个人可以步调一致,一起向左走,或者一起向右走,该是多么幸福的选择。因为,陪伴永远是 longest 的幸福。

这个观念,我一直坚守着。害怕听到向左走向右走的选择。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一本管理方面的书。其中引用了一句话:“如果你要成功,应该朝新的道路前进,不要跟随被踩烂了的成之路。”

可是,一起向左走,或者一起向右走,在经营管理上未必行得通。在经营管理上,我们不能亦步亦趋,而是要有与其他品牌的差异化经营思维,以自己的特色和差异化赢得一片天空。此时,如果一个企业习惯了往左走,而你恰逢是竞争对手,此时,你就不妨往右走,寻找服务、产品的差异,让消费者留下深刻而难忘的记忆。如果质量上乘,自然会深受信赖。

向左走,向右走,这要看用在何种领域。至于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全都在于自己的慎重选择了。

对时间有耐心

赵自力

父亲性子有点慢,“不急,慢慢来”是他的口头禅。

我读初中时,父亲经常骑摩托车送我上学。我坐在摩托车后,轻轻抱着父亲,喜欢闻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更喜欢听耳旁呼呼刮过的风。那时的路坑坑洼洼的,坐在摩托车上很颠簸,父亲总是骑得很慢,就像我端着杯水怕泼了似的。“爸爸,骑快些,那样才过瘾。”我总是催促父亲加大油门,好让我有飞一般的感觉。“又不赶时间,不着急的,你在后面坐好就是。”父亲嘿嘿一笑说,依旧不紧不慢地骑着。父亲骑摩托车,从来就没快过,即使后来修了柏油马路,也骑得不紧不慢的。“你父亲是个慢性子,骑车也跟他的性格一样”,母亲对我说,“以前上街,十几里山路我们能走一上午,走会歇会,你父亲总是说不赶时间就走慢些。”于是,我脑海里常常浮现这样的画面,一对农村的夫妻,一前一后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一路有说有笑,撒下一路的浪漫。

母亲中风那年,父亲陪她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那天半夜,父亲打电话来慌里慌张的,显得非常急切又不想让我们太担心。从他急促的语气里,我听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连夜把母亲送到医院,父亲当时急得满头大汗,直到病情稳定了他才稍稍安心。

在康复治疗的那段时间,父亲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片刻,忙前忙后地悉心照料着。母亲整天在病床上躺着,父亲给她按摩,从头按到脚,眼睛里满是温柔。听医生说脚底按摩有利于恢复,父亲天天帮母亲按摩。热水洗干净后,把脚托在手掌上,一点点用力地按着,有时把母亲痒得不停地笑。父亲的动作永远是那么慢,那么细心,时光就像吊瓶里的药水,慢慢地滴着。实在无聊了,父亲就跟母亲讲以前的事,不断换着话题,好像永远聊不完的似的。

买了小汽车后,我常常带着父母四处旅行。我们出去玩,属于想走就走想停就停的那种。在宽阔的柏油路上缓缓行驶着,父亲总是嘱咐我开慢点,不用赶时间。有时遇到一堆花,或者是几只好看的鸟,我们都可以把车停在路旁,看够了才又上车继续前行。父母在车上,我总是把车开得稳稳的,生怕颠着了他们。我想起了小时候坐父亲的摩托的情景,慢慢开车成了我的常态,也欣赏了更多的风景。

对时间有耐心,日子就会变得更有诗意。



刘云燕
向左走,向右走

第一次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源自几米的漫画。

漫画讲述的是都市里的故事,他和她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幢公寓楼里。每天出门,她习惯向左走,而他向右走,永不相遇。他们走过同样的街道,喂过同样的流浪猫,抱过同一个孩子,也曾同一场大雨中奔跑回家,听同样的广播,也有着同样的寂寞。几米的画风清淡雅致,将人们在城市中生活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也许无从知道隔壁住的是谁,也许根本从没见过面。那时,我就想,如果人们可以相遇,相惜,该是一件多美的事情。

前几日,看陕西人艺的话剧《平凡的世界》,他们将平凡世界中的平凡的人搬上舞台,演绎着发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爱情、婚姻、事业的挣扎,面对抉择的艰难与苦难。少安是爱着润叶的,姑娘向他吐露心声时,少安狂喜着,将小纸条紧紧地放在胸口上,可是,他在狂喜后,却选择放弃,去山西寻得一个不要彩礼的媳妇。因为,不同生活条件的人,即使结合,也会面临着更多的彷徨。